

文艺作品选

第六輯



世界文学

新生活的光辉

伊·布雅諾夫 著

作家出版社

-16

3223;1

內容說明

本書是一位蘇聯集體農莊主席寫的。作者通過本身的經歷，描寫了革命前俄國一個農村的困苦生活，以及革命後在列寧直接關懷下建立了集體農莊以後的繁榮景象。其中有關列寧接見農民的幾段，是很感動人的。這是一篇“集體農莊史”，可作為我們寫“人民公社史”的一個借鑒。

新生活的光輝

伊·布雅諾夫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25,000 開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張 1 $\frac{9}{8}$ 插頁 2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冊

統一書號：10020·1268

定 價：(1)0.09元

文艺作品选

第六輯

大 姊 碧 在 当 姊 大
姊 海 海 紅 紅 紅 姊 姊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亲 亲 亲 亲 亲 亲 亲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心 心 心 心 心 心 心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海
輝 輝 輝 輝 輝 輝 輝
戏 戏 戏 戏 戏 戏 戏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
(特 写)
(长篇叙事詩)
(革命回忆录)
(世界文学)
(五四文学)
(长篇节选)

舒 平 等 著
陆 俊 超 等 著
西 虹 等 著
李 季 著
陶 承 著
伊·布雅諾夫著
魯 迅 著
刘 流 著

新生活的光輝

〔苏联〕 伊·布雅諾夫

这篇作品的作者伊·布雅諾夫(И. Буянов)是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上著名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集体农庄的主席，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这篇自传体作品里，作者把革命前俄国农村的困苦生活和苏维埃政权下集体化农村的繁荣景象作了鲜明的对比，其中写关于列宁的几节，也是很动人的。

高尔克——列宁村……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曾经在这里居住、工作和休息……

一排排坚固的新屋隐没在绿荫之中，这些房子都有小阁楼、露台和小庭园，园里栽着苹果树和樱桃树。

我们的土地比较小。耕地不到一千五百公顷^①，草地和牧场也不多。可是我们的农庄，农庄的畜牧场，养猪场，养鸡场，暖房，以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花一天时间是走不完的。

我们为自己的村庄感到自豪，我们珍爱我们的集体农庄，因为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

“唉，伊万，要是你爹还活着的话，”老人们常对我说：“看

① 一公顷等于中国十五市亩。

看咱們眼前過的日子，他該多高興啊！……要知道，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前，他也是跟我們一樣，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受苦受累。”

一聽見這些話，心就痛苦得揪緊了。不由得回想起了過去的事情……

我，一個八歲的小孩子，蓋着一件破厚呢外衣躺着。四周是一片淒慘的貧困景象，几把旧椅子，一張桌子，牆上挂着一面晦暗的鏡子，祖父的照片嵌在一個自制的鏡框里。牆角里挂着聖象。

突然，父親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起來吧，瓦紐什卡，時候不早了……”

我連忙跳起來，套上旧褲子。母親把一塊陈面包塞到我的手里，她那善良、可愛的臉上，滿含着默默無言的、對我無限親切的慈愛。

父親催促說：

“噯，媽媽，給兒子祝福吧，已經不早了……”

我們倆在滿是灰塵的路上大踏步走着。群星一個跟一個地熄滅了。露出了蒙蒙的曙光。朝陽為我們照亮了路。一顆皎潔的小星在玫瑰色的陽光中逐漸消融。明亮的日光照遍了村舍、草屋頂、高山上地主的房屋、村廓、蜿蜒的小河上平靜的水面和洒滿了露珠的矮樹叢。

田野里是多麼自由自在。可是我並不覺得愉快。磨破了的、滿是血痕和厚茧的双手疼痛難忍。我和父親使出渾身的勁，用軋軋作响的木犁耕地。

“加把勁啊，瓦紐什卡！”父親用嘶啞的低音說。“干活是

累不死人的。”

他身材高，肩膀闊，穿着短上衣和踩歪了的靴子，迈着坚定的步伐，托着犁走。

我觉得，我眼看就要倒下了。可是还竭力支撑着：真不好意思把父亲一个人丢下啊；而他，安德烈·斯捷潘諾維奇^①，外表威严，似乎心里燃烧着一股烈火，正努力克制着自己，顽强地使劲按着犁把。

我們披星戴月，从日出干到日落。父亲看到我的双手一天天地粗糙起来，双肩一天天地宽大起来，就夸奖說：

“你长壮实了，好兒子！你准会成为一个强壮的庄稼汉的。”

可是用这种吱嘎吱嘎的木犁耕地，就連强壮的庄稼汉也会弄得筋疲力尽。被縱橫交錯的盐土沟和深坑分割得七零八碎的土地，就象是布满淡黄条紋的灰色大理石。难道这样的土地也能开垦嗎！父亲幻想着能作一个鋒尖銳利的鉄犁，好进行深耕。

“唉，要是能攒点錢买些鉄来多好啊！”父亲津津有味地对农民們說。“那时我就給全村打一张鉄犁。”

“那是当然啦，談到鉄犁，那还用說嗎，”邻居卞杰林回答說，“可是，眼前連买木犁的錢也湊不出来呢。”

父亲沉默了好久，随后又說出了他那念念不忘的理想：

“庄稼人应当合伙买个鉄犁。要知道，地是咱們的！……”

“如今土地是咱們的后娘，”卞杰林激动地說，他的鬍子在

① 就是父亲的名字，他的全名是：安德烈·斯捷潘諾維奇·布雅諾夫。

发抖，眼睛也放着光：“它能耗尽咱的生命，榨干咱的汗水……如果往后还是用木犁耕地的话，那倒不如给季狄奇当奴隶去。”

“那可不成！”父亲打断了他。“咱要争取过自由自在的日子！我还没有忘记，我爹斯捷潘·华西里耶维奇当奴隶的时候是怎么被打得要死。”

卡杰林默默地叹了口气：

“用木犁耕粘土，真是活见鬼，还不如在地狱里当奴隶。唉，更糟！……”

不但我们高尔克村里，而且所有莫斯科近郊的农民，全都是用木犁耕种自己的份地^①。很少人有一张单铧铁犁的。而且铁犁也没有多大用处：农民不管怎样累得汗流浹背，不管怎样努力翻耕那褐色的洼地，它就是不长好庄稼。

从前莫斯科近郊的村庄都非常贫困。农民家里既看不到面包，更看不到肉。高尔克村也穷得很。我们觉得，全世界上怕再也找不出更穷苦、更贫困的村子了。连要饭的都躲着我们，在这兒他们没有安身的地方，也找不到吃的东西——连我

① 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是在1861年2月19日，由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签的字。这个法令，虽然宣布农奴有了“人身自由”，但又规定他们要是“使用他原来的耕地，仍需和从前一样地为地主服劳役或向地主交付租金，直到他和他的地主之间已订立了一种‘赎取契约’为止”。还有一条规定，“地主于取得农民们的同意时，可以将‘通常份地’的四分之一转卖给农民们，而其余的四分之三则由地主们自有。这就是所谓‘赎与份地’，也称‘贫民份地’，其面积平均为0.6俄亩。”

本書中說的“份地”就是“貧民份地”。這都是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情形。

們自己都过着半飢不飽的日子哩。

父亲的活总是多得作不完。他耕地，播种，翻地耕地，还作钳工。大家都認識他，他是全村人的朋友，大家有事都爱找他商議。父亲能讀会写，讀書写字都是他自己学会的。涅克拉索夫的詩使他得到特別深刻的印象。他看起書来，时常一坐就是一个通宵。

以后父亲也开始教我認字了。有时，我躺在地板上，他就坐在旁边，用鉛笔在紙上写字母教我認，字体粗大，跟印刷体一样。

“睜眼睛子是不能出人頭地的，好兒子，”他用教訓的口吻說。

我爱父亲甚于爱母亲，她是个善良、温和的妇人，一举一动都看丈夫的眼色行事，不管什么事总是贊同他的意見。她，我的两个姐姐：杜尼亚莎和瑪丽卡，还有庄稼人們，都認為父亲是个聰明人，什么都懂。

时常听到邻居們这样談論他：“是个有头脑的人啊。象他这样的人，要是能受点教育多好呢！”

我們的小木房座落在村子尽头，离巴赫拉河不远。房子并不好，墙上糊着旧壁紙，屋頂漏雨。我們全都睡在地板上。当父亲允許我跟他睡在一起的时候，我覺得高兴极了。我們鑽进被子，我紧紧偎倚在他那寬闊的胸前，要求他講故事。于是他就給我講真誠的和虛偽的故事，大海和太阳的故事，穷人和富人的故事。后来，他突然不講了，接着就用另一种热情洋溢的声調談起土地来。

“咱們，庄稼人，要是能有土地多好啊，瓦赫什！土地！”

他紧紧搂住我的肩膀重复說，他的声音里仿佛饱含着爱和柔情，充滿了伟大的信心。“土地！……”

在这样的談話以后，我的心好久还觉着热呼呼的，而且在不安地跳动着。我竭力想要了解父亲所說的“土地”这个詞里的涵意，可是弄不明白。

有一回，大清早，我一醒就听到他对母亲說：

“安娜^①，你把种子放到溶液里浸一浸。我在書上看到的：这是个叫苗兒长得好的絕妙的方法。”

“上帝保佑吧，安德烈。”母亲对着圣象划了十字。

“如今要有好收成，”父亲高兴地接着說，一面指点母亲，怎样来作溶液。

可是不管我們用木犁耕得多么深，不管怎样小心謹慎地在潮潤温暖的土壤里播下浸过溶液的种子，苗兒却仍然长得很差。

父亲看着病弱的禾苗，心里非常痛苦。他把自己的苦痛都告訴了卞杰林：应当找个人把心里的話都傾吐出来啊。

“真是运气不好，尼古拉·华西里奇，”父亲忧伤地說，“連科学也跟庄稼人作对。”

“你要科学干嗎呢，安德烈？你，得了……別胡思乱想了；自認苦命吧。那样日子还好过些。”

“認命？啊，不——！”父亲叫道。“我不能認命！土地应当給人带来欢乐。”

“唉——嗨——嗨！”卞杰林忧愁地拖长了声調說。“你真

① 安娜，就是母亲的名字；她的全名是：安娜·阿历克賽耶芙娜。

难哪，安德烈……唉，咱们大家也都不容易。”

父亲总想为我们忧愁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他以农民所具有的那种顽强精神摸索着，想要摆脱贫困。可是不管他怎样运用灵敏的脑筋，出路却只有一条——去作奴隶。

我的姐姐杜尼亚莎刚满十二岁，还是个十分瘦弱的小姑娘，就到莫斯科一个老爷家里当了丫头去了。过了不久，瑪丽卡也去给人带小孩了，我却被父亲留下，作他的“帮手”。

“你自己想想吧，瓦紐什卡，让你离开土地，我觉得难过啊。”他说。

这样又过了三年。可是父亲竟交了好运。他用攒下来的钱在一个熟识的茨冈那兒賤价买来了一匹马，还作了一张铁犁。

他的眼里燃起了希望的光芒：“啊哈，如今可成了自己地上的主人了！”我们又是每天黎明起身，上地里去——努力追求农民的幸福。

我们的劳动繁重而且艰苦。连尖铧铁犁也不能深深耕入坚硬的粘土地。

“全都该死！”父亲大声叫喊。

可是他仍然顽强地继续耕作。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勤勉：现在他整天整天地呆在地里。他不但耕自己的地，而且还为没有马的同村人代耕。他一生都在找寻帮助不幸的人和受压迫者的机会，似乎，现在终于找到最合适的事情了。他代人耕种并不要报酬，因为他很了解人们的不幸。他帮助寡妇孤儿耕种，要使大家都获得幸福。

可是秋天到了，父亲从自己的地上收了四十普特^①粮食，其中有二十五普特需要卖掉，好缴清欠税和还债。邻居农民的地上的粮食更少。

“准是上帝把咱们的土地诅咒了，”一天晚上，父亲气愤地回来，说，“我决定了，安娜，进城去。”

“不回来了吗？”母亲的声音发抖了。

“那就要看情况了，”父亲轻轻地回答，随后摘下汗湿的便帽，望着妻子，沉重地叹了口气。“没有别的办法。要知道，眼看天就要冷了。我怎样才能让你和瓦纽什卡不至于饿死呢？”

母亲轻轻地哭了，她背过脸去，为的是不让父亲看到她的眼泪，他抚摸着她的头发，默默不语。

最后，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里，父亲动身去莫斯科去了，他在那儿扎哈罗夫和瓦赫鲁申开的一家纺织厂里找到了工作。他整天整天地呆在厂里，一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搬运棉纱，打扫车间和饭厅。只有星期天才回乡里来，回来的时候总是疲惫不堪，面色忧郁。当我跟从前一样和他睡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他浑身都是瘀伤。

“爹，你看，你在那儿比种地还苦呢，”我对父亲说。

“工厂会把工人的血都榨干的，”他回答。“不是工作，而是苦役。”

可是他不再留恋土地了。

就这样，冬天飞也似地过去了……春天和夏天，我和母亲在我们那一小块土地上忙碌着：耕地，播种，割草。所有的农

①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一公斤等于中国二市斤。

活全都落到我那可怜、温柔的母亲的双肩上。

有一回冬天晚上，我回家以后，看到母亲在一动不动地躺着呻吟。

我点着了小洋油灯，走到床前。

“媽！……”

她睜开了眼。

“啊，瓦紐什卡，好兒子，”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头痛得厉害，看来，是着凉了……我口渴，喝了些冷水……唉，別哭，就会好的……”

夜里她病得更重了。应当請个医生，可是家里沒有錢。

第二天早上我步行到莫斯科去。先找着父亲，然后跑到那个老爷的公館里，去叫姐姐杜尼亚莎。

我們三个一同回到家里，这时候母亲的病已經很严重了。她喘不上气来，在輕輕地呻吟。父亲赶紧去請医生。

“我对她已經沒有用了，”医生診視了病人以后，說：“去叫神父来吧。”

我急忙跑到邻村——雅姆村。

跑到了神父的住宅跟前，我揷了揷門鈴。沒有立刻給我開門。

“从哪家来的？”有人問。

我貿然地說：

“从布雅諾夫家里来的。我的母亲安娜·阿历克賽耶芙娜快要死了。”

神父抖动着长鬍子，說：

“不是我的教区。而且你父亲在复活节播种，是个罪人！”

我开始恳求他，哀求他——可是沒有用。神父嘭地一声关上了門。

等我飞也似地跑回家去，母亲已經快咽气了……我跪在她的面前。母亲用顫抖的手拿起雕花框上塗了金箔的小圣象，給我祝福。泪珠在她蒼白的脸上滾下，落到了我的头上。她在喃喃地說着什么，我什么也听不清……随后她又祝福了父亲和姐姐杜尼亚莎。

中午母亲咽了气，她还很年輕，只有三十二岁，可是躺在棺材里，看上去却象个老太婆。

她死了以后，父亲又回来务农了。过了一年，他又結了婚，把一个很凶的年輕女人領回家来，她的母亲也跟她一道搬进来住，这是个挺厉害的、性情乖张的老太婆。从早到晚她在屋里跑来跑去，經常唠叨着督促我：

“干活去，懶汉！快走，狗崽子！”

我白天夜里忙得团团轉，活象个蹬輪子的小灰鼠：提水，劈柴，生爐子，喂牲口，可是她仍然在笑着嗓子吼叫：

“我要打死你，惡魔！”

“我为什么不作声呢？”我暗自想，可是我仍然默默不語。父亲不了解我为什么緘默，也时常責罵我：

“別那么恶狠狠地瞅着外婆，什么事你都要听她的話，她对你可不是外人……”

当父亲又有了孩子以后，我的生活就变得毫无乐趣了。又生了五个孩子——齐娜，紐拉，亞力山大，拉夫連基，彼佳。現在硬逼着我照看他們，为的是叫齐卡或是彼契卡，上帝保佑，不要号啕大哭起来。要是他們哭了的話，那么，就等着吧，

准得挨打。后娘和那个老妖婆打起我来毫不留情，我背上的伤痕从来也没有消失过。我想要逃跑。可是上哪儿去呢？有谁需要我呢？谁会收容我呢？……而且也舍不得把父亲丢下。

可是有天晚上，她们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把我赶出家门。

“别叫我再看见你的影子，狗崽子！”老太婆挥动着拨火钩，在我背后骂。

我冒着雨在泥濘中奔跑，身上只穿一件衬衣——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跑到了巴赫拉河边，我倒在地上，放声大哭，向去世的母亲诉苦……

黎明时我回到了家里。我能躲到哪里去呢？

“你回来了！”父亲迎着我，他的声音里似乎含有怜悯的意味。“唉，你呀，生什么气呢！收拾收拾，上地里去吧。土地在召唤呢，瓦紐什卡……”

这一年，春天来得很早，天气干旱。骄阳肆虐，地上都裂了缝。

“要闹饥荒了，”父亲忧郁地叹了口气说。

……秋天，它来了——这个可怕的饥荒。

“收拾收拾，准备上路吧，好儿子，现在只能指望你自己了，靠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领受了父亲的这几句临别赠言，我来到莫斯科，在商人普拉托诺夫的五金作坊里充当佣工。

工头们对待我们乡下人，比看守对待流刑犯人还要无情：

“瓦思卡^①，把平嘴钳拿来！”

① 瓦思卡，就是瓦紐什卡。——

“瓦思卡，快掄大鉄錘！”

“瓦思卡，把那个拿来，把这个放下……”

“瓦思卡，买伏特加去，快！……”

就这样，我给商人普拉托諾夫作牛作馬，度过了整整五年，可是我却成了一个出色的五金工人，还逐渐学会了雕刻手艺。

摆脱了普拉托諾夫的“保护”以后，我决定回农村去。土地在威严地、不可抗拒地召唤着我。我本来知道，土地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少欢乐，可是我却毫无办法。

“啊哈，到底还是留恋土地啊！”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很得意地说。“好样的！象我一样，有布雅諾夫家的特性……”

于是我又和父亲耕地，播种，翻休耕地，经营自己那一小块土地。但是我被征召入伍了。

这时候已经是1916年了。于是我，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穿着灰色軍大衣，蹲在战壕里面。我作战是为了誰，为了什么呢？我在保卫誰呢？保卫皇族？保卫富翁的豪华的宅第？还是保卫那个商人普拉托諾夫呢？……土地在脚底下燃烧。土地！……农民应该为了土地作战啊……

在布罗迪附近受了重伤以后，我在苦恼的思索之中度过了五个月的医院生活。

恢复了健康，我又被調回作战部队。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服役的那个团突然开 頓巴斯，保护矿山去了。

就在这兒，在革命的頓巴斯，在这个盛产煤炭和金属的地区，发生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我第一次結識了布尔什

維克工人，并且和他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些勇敢的、意志坚强的人，他們号召我們，士兵們，掉轉枪口，反对那些可恨的、专橫的沙皇官吏。那时候我明白了，如果要爭取在土地上过自由的生活，一定得跟着布尔什維克走，跟着列宁走。

不久，我們全团都站到頓巴斯革命工人这边来了。于是我戴着綴着洋鉄皮紅星的皮軍帽，穿着灰色軍大衣，紧紧地扎着皮帶，为了亲爱的苏維埃政权，为了土地，持枪战斗。

二

1918年，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听从医生的劝告，暂时离开了莫斯科，迁居到高尔克村，住在一幢有白色圓柱的两层楼房里，直到如今，这幢房子还在公园里矗立着。这座公园面积很大，綠蔭如盖，滿园里都长着白樺，亭亭挺立的蒼松，枝叶繁茂的菩提，和古老的橡树。

尽管列宁受了恐怖分子卡普兰的枪击，再加上內战时期过度的劳累，他的健康大大地受到了损害，可是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工作得很多，就象他不知道疲倦似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能抽出时间来和农民們作推心置腹的談話。

有一次，在一个温暖的五月的傍晚，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他心爱的休息处——巴赫拉河高聳的河岸上回来的时候，突然从路上轉到了老农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卡杰林的那一小块土地里。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正在拉着鉄犁耕地。他，我們这个地区里最能干的农民，耕种着他自己的份地和本

地富农伊拉里昂·季狄奇的地，在这漫长的一生中，始終也沒能攢下买一匹馬的錢。好在他自己打了一张鉄犁。在目前，这还是全村里唯一的一张鉄犁：我的父亲早已卖掉了自己的鉄犁，改用木犁耕地了。

卞杰林看到有个生人沿着犁沟走来，就迎着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跑去。他由面貌上認不出来，而且也想不到，革命的領袖——列宁会亲自来到他，一个过去的雇农的田地里。

“喂，外地来的人哪！”卞杰林高声叫道。“轉身回去吧，別踐踏俺們庄稼人的幸福啊。”他走到这个生人跟前，坚决地摇了摇头，又补充說：“这块地上的每一寸土，对我來說都比生命还要宝贵。你要明白，亲爱的……我的父亲盼望过，祖父和曾祖盼望过。几百年来我們盼望着能作自己土地的主人。这不是嗎，可是我盼到了……列宁同志亲自把土地交给了我，拿人民的法令作保証。所以我想尽力耕种，好讓地里能长出金的穗子来。”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稍微低下了头，激动地听着这个老农講話。

“如今地是我們的了！”卞杰林庄严地結束說。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近鉄犁，不慌不忙地繞着它轉了一圈，仔細瞧了瞧犁头，摸了摸小輪，拭淨了上面的干土，問道：

“是您自己作的嗎？”

“有誰来替我作呢？富农寄生虫伊拉里昂·季狄奇嗎，还是誰呢？唉，不，好人哪！庄稼人暂时什么都得靠自己吃苦受累。我們这兒，直到如今有势力的还是伊拉里昂·季狄奇，而不是我卞杰林。”